

傳記文學叢刊

章君穀著

吳佩孚傳

上冊

趙恒惕題



吳佩孚傳

上冊

章君穀著

傳記文叢刊之十一
名



吳佩孚開府洛陽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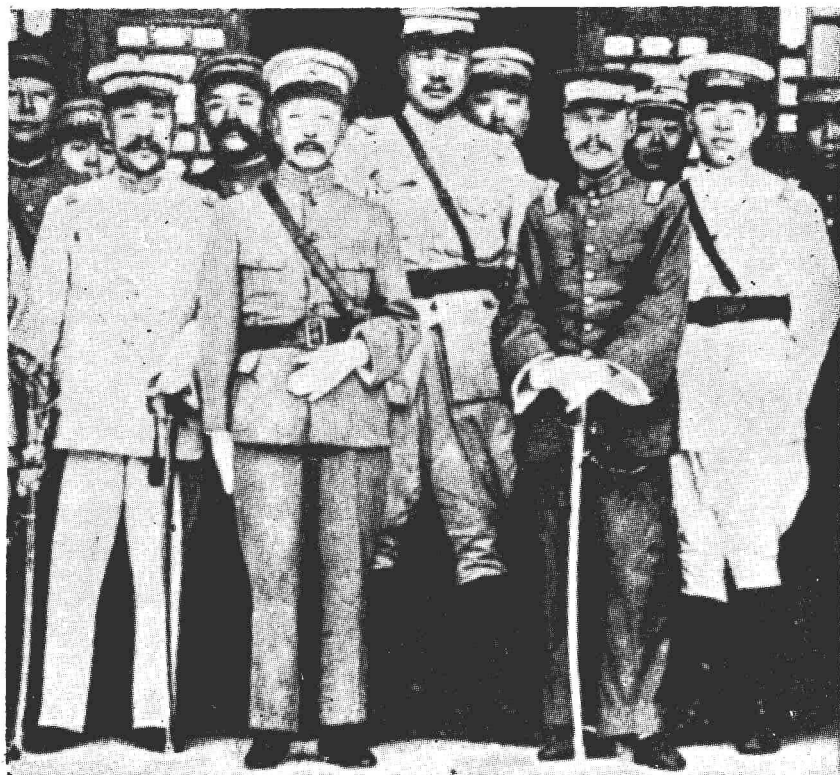
直隸督軍時的曹錕



直皖之戰時的段祺瑞



湘鄂戰後之吳佩孚



五

、昌宗張、(者刀揮指按手)孚佩吳之時合聯奉直
 。良學張為右最，等行雁蔣、霖作張



王承斌

張福來

王懷慶



「吳佩孚傳」前言

楊森

以章君穀先生的如椽大筆，寫吳玉帥（佩孚）的生平事迹，情趨恆懇，賀國光、丁治磐、孫震、李鴻球、劉泗英、畢澤宇、李寶、張森、張伯倫、王聯奎諸先生口述資料，校訂稿件，經徵信新聞報獻諸其廣大的讀者，而由傳記文學社輯印成書，流傳久遠。珠聯璧合，象美畢集，可謂近年來的一大盛事。

玉帥以蓬萊秀才，蒿目時艱，奮袂而起，投身北洋督練公所參謀處總辦段芝貴帳下，奉派赴東北各地擔任偵探，被俄軍所捕，判處死刑，於押解途中設計逃脫。三十三歲奉調回保定，從營附（第三鎮步兵第十一標第一營督隊官）幹到直魯豫巡閱使，十四省聯軍總司令，開府洛陽，統兵百萬。當北洋時代群雄割據，生靈塗炭，唯玉帥取亂弔民，叱咤風雲，大有四海復一之勢。在他五十初度那一年，康有為曾壽之以聯：

牧野鷹揚，百歲功名纔半紀；

洛陽虎視，八方風雨會中州。

由此可想，當年吳玉帥的聲望，高到了什麼程度。

可惜的是，玉帥生不逢時，他沒有機會接受民主的洗禮，主義的薰陶，因此當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，他昧於時勢，力抗全國民意攸歸的巨大浪潮，以致十萬雄師，土崩魚爛，四面楚歌，茫然無依，只剩下千餘衛隊相隨，急走入川，險阻叢生。當時我會將玉帥的狼狽窘迫，電呈蔣總司令，願以私誼，作東道主，使他能任青天白日之下，爲一含哺鼓腹之民，一面專輪駛出川境之外，親往迎迓。玉帥在四川前後住了五年，川軍同袍，爭相接待，直到民國二十一年元月，玉帥因外侮日亟，國難方殷，而甘肅回漢衝突甚烈，他乃西出天水隴西，直抵蘭州，親身調停回

漢紛爭，勉以團結一致，和內攘外。然後邊經寧夏、綏遠，到了北平，張學良率領北平全體文武官員來迎，他憤於張氏不抵抗而失東北，故意不與週旋，上了汽車就走。當晚他又和張氏晤於私邸，一開口便責問：

「你爲什麼不抵抗？」

時值淞滬一二八變作，國軍浴血抵抗大舉來犯的日軍，玉帥在北平疾言厲色，力促東北軍反攻並南下增援。日人畏忌玉帥，請他出主滿洲，一切名號，唯玉帥之命是從，玉帥峻却，堅拒接見任何日人。

這一年的夏天，今總統蔣公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，特派實業部長孔祥熙，持親筆函往見玉帥，備致慰勞，並餽贈十萬，使吳玉帥甚爲感奮，令他的少君和高級幕僚迎於車站。後來又遣人赴南京答謝。不久，蔣公北上，邀玉帥在北平外交大樓接席暢談，子瑜神交，春明傾蓋，自此遂成莫逆。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，抗日軍興，玉帥不及撤離，陷於北平。從翌年秋天起，日方即由土肥原賢二主持，千方百計，勸誘玉帥出山，許以綏靖軍事委員會名義，招收舊部建軍三十萬家，希望由擁有實力，海宇崇欽的吳玉帥，出面主持中日和議。土肥原爲這一着棋，前後耗資三千餘萬日元，但是玉帥大義凜烈，屹然不爲所動，因此埋下土肥原老羞成怒，陰謀刺殺吳玉帥的禍根。

汪精衛賣身事敵，艷電主和，曾經函電交馳，向玉帥歷陳「時局意見」，玉帥接到汪精衛的第一封信，便提筆在信封上批示了幾句：

「復：公離重慶，失所憑依，如虎出山入柙，無謀和之價值；果能再回重慶，通電往來可也。」

中日大戰愈烈，日人逼玉帥出山愈亟。二十八年十一月底櫻牙疾，被日本醫師拔去一齒而左頰全腫，十二月四日下午三時，漢奸齊燮元、符定一暨日本軍醫二人強行登樓，僞托施行手術，刀刺喉管，一代賢豪，就此血如泉湧，長眠不起。

吳玉帥逝世的消息轟動中外，而且不勝愴惻，海內外輿論，一致尊崇他的英風亮節，譽爲中國舊軍人的最後典

型。國民政府明令褒揚，追贈陸軍一級上將，並曾開會追悼。

玉帥英年，曾經一戰安湘、再戰敗皖、三戰定鄂、四戰克奉，乃有常勝將軍之譽。平生自律甚嚴，尤以三不主義——「不住租界，不積私財，不舉外債」著稱於世，而他也能身體力行，貫徹始終。晚年擅畫梅竹，著述有「循分新書」、「正一道銓」、「明德講義」、「蓬萊講話錄」、「蓬萊詩草」，由吳佩孚集編輯委員會同仁附列傳記、年譜、追憶錄等三章，輯入民國四十九年三月大中書局出版之「吳佩孚先生集」。

吳氏傳記，迄今已有法國人邵萬所撰之未刊行本，日人岡野增次郎著「吳佩孚」及陶菊隱著「吳佩孚傳」等數種，後者問世業經多年，吳集編委會曾予檢討，認為不僅過於簡略，而且錯漏甚多，因此玉帥的故舊摯友，一致願意提供正確的史料，請章君毅先生寫成一部真實詳盡，信而有徵的「吳佩孚傳」，藉使吳玉帥忠勇壯烈的精神，可歌可泣的事蹟，得以流傳千古，用垂不朽。

是為前言。

吳佩孚傳 上冊 目次

封面題字.....	趙恒惕
前言.....	楊森
插圖.....	一——六
吳佩孚傳〔上冊〕.....	章君穀
上冊自遜清同治十三年吳佩孚誕生至民國十年開府洛陽止.....	一——三二一

吳佩孚傳

章君穀著

蓬萊、方丈、瀛洲；「史記」上說是渤海中的三座神山。漢朝的時候曾經有人到那兒去過，看見「許多仙人，和不死的靈藥」，據說：那兒的宮闕都是黃金白銀砌造的，所有的飛禽走獸，一概披上雪白的外衣。——「其物禽獸皆白」，只有這一句，可能有百分之幾不是神話。蓬萊古稱登州，在渤海灣南，跟遼東半島遙遙相對，「後漢書」上有遼東冢的掌故，說是河東群冢皆白。

蓬萊、方丈、瀛洲，又稱蓬壺、方壺、瀛壺，典故出在「拾遺記」。「拾遺記」解釋說：這三處地方都呈壺形。如果是在封建時代，後世尊稱李威上將軍吳佩孚，就得稱他一聲「吳蓬萊」，如同會湘鄉、李合肥、張南皮，但是吳佩孚生在滿清，飛黃騰達却在民國以後，民國廢了諡號，不再有人會以「吳蓬萊」相稱。不過，蓬萊吳佩孚、蓬萊吳子玉、蓬萊將軍、蓬萊秀才，……許多自稱或人稱全把蓬萊跟吳佩孚連在了一起，吳佩孚留下一部詩集，也是叫「蓬萊詩草」，地以人傳，吳佩孚對於山東蓬萊縣的貢獻自不在小。

吳佩孚曾經考據過他家的世系。他說他是周太王的長子泰伯之後，泰伯是周文王姬昌的大伯父；照說周太王應該傳位給泰伯，可是泰伯的三弟季歷很能幹，何況季歷又有一個聖子姬昌，因此周太王叫季歷當了皇帝。泰伯駭怕這位老弟皇帝容不得長兄次兄，於是帶了他的二弟虞仲，一塊兒逃到荊蠻。——荊蠻便是現今江蘇揚州、鎮江以至常州、蘇州一帶，周太王時代那兒還不會開發，如今的魚米之鄉，人傑地靈，在當時却是「獷矣淮夷，蠢爾荆

蠻。」

泰伯、虞仲兩兄弟到了荊蠻，自號句吳，句是發音，實際上便是「吳」，這是吳國和吳姓的由來。根據吳佩孚的考據，泰伯生了二十四個兒子，分封華夏內外各要地，這兒所謂的華夏是指華中。二十四子其中的一個，還東渡到了日本，吳佩孚曾經在「三國志」「東夷傳」裡，讀到東夷是夏康氏後代的說法，他很高興的說：

「這一點，可以從日本人短髮紋身的風俗得到證明。」

吳佩孚說他的始祖出自江蘇延陵邵，延陵的舊治便是現在的武進縣（常州）。泰伯建立的吳國傳了二十五代，春秋時有一位公子（王子）吳季札，他父親要立他爲王，吳季札拜辭不受，於是他父親把他封在延陵，所以吳季札又稱延陵季子。蓬萊吳佩孚，便是延陵季子的後代。

據吳佩孚自己推算，由泰伯傳到他的父親吳可成，一共是一百二十世，而他因爲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，大哥吳道孚又早夭，所以他是吳泰伯第一百二十一代嫡裔。他曾說：這和日本明治天皇，是第一代太陽火殘王子天照神武天皇的第一百二十一代裔孫，「似屬巧合」。

吳佩孚的祖上，是什麼時候從常州遷到山東蓬萊去的？不可考。

儘管吳佩孚的第一百二十一代遠祖是周太王的長子，歷史上開闢江南的第一人，始祖吳季札聘於上國，遍交當代賢士大夫，他曾經到過山東，聞樂而知治亂興衰，大家都稱道他是春秋時代的賢者。可是，傳到了吳佩孚的父親吳可成，山東蓬萊吳家，僅只在城區縣學後街，開一井規模甚小的雜貨店，字號「安香」。

吳佩孚生於前清同治十三年甲戌（公元一八七四，民元前卅八年），三月初七日，辰時。

他的父親吳可成，依靠祖上傳下來的安香雜貨店，做點小生意買賣，維持生活。這位吳老先生，頗富於國家民族思想，當吳佩孚出世的時候，正值日本明治天皇登基後七年，勵精圖治，變法維新，亟欲侵奪朝鮮、臺灣、琉球；這一年有臺灣土著刦殺日本琉球海難難民的事件發生，日本人乘機構釀，派兵攻臺，明明吃了敗仗，反而向我

國索債軍費五十萬兩，消息傳出，中國老百姓頗爲憤慨。可能吳可成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由於潛意識的關係，吳佩孚誕生的那一天，他夢見明朝抗倭名將、民族英雄戚繼光到了他的家裡，蓬蓽生輝，振奮異常；由於戚繼光字佩玉，因此，當吳佩孚呱呱墜地，吳可成便以佩爲名，以玉爲字，給他的二兒子取名佩孚，字子玉。

吳佩孚的母親張氏，是一位克勤克儉、很有志氣的賢妻良母，安香店的蠅頭小利，不足以應付小家庭的開銷，她白天幫同照料店舖，料理家務，晚上便藉一燈如豆，紡點紗來賺兩個錢，以此貼補家用。

上面還有一個哥哥，叫吳道孚，早夭，因此吳二爺成爲吳家的長子。他三歲的時候，光緒二年丙子，添了一個弟弟，名喚文孚。

吳可成夫婦對兩個兒子管教很嚴，尤其是對吳佩孚，因爲他是長子，父母寄予的希望很高。可是畢竟家境清苦，兩夫婦成天忙於衣食，難免照顧不週，而吳佩孚小時候玩心很重，家裡耽不住，經常和些小朋友到處遊蕩，龍神廟、蓬萊閣，都是他們每天必到的地方。

這蓬萊閣是蓬萊縣的一大勝迹，座落在城北丹崖山上，閣之下便是渤海濱，汪洋萬里，驚濤拍岸，極宜於遠眺。蓬萊閣建於宋朝治平年間（宋英宗的年號，民元前八四八年），明朝的參將，清朝的藩王孔有德曾經在那兒住過，閣頂，懸有一塊大匾額，上書「海不揚波」四字。

由於小時候每天都到蓬萊閣遊玩，吳佩孚對那兒的一草一木，非常熟悉，於是在他投身行伍，征戰半生，睽違故鄉數十年裡，他無時無刻不懷念蓬萊閣的景物。當他於民國二十八年被日本人謀害於北平後，他的老政務處長劉泗英，特地爲他在四川南川金佛山麓三泉公園，也構築了一座蓬萊閣，供奉吳佩孚的遺像、楹聯，燈火香火，由紫陽、青陽兩位羽士，朝夕膜拜，以彰忠烈。劉泗英曾經有記、有詩，常乃應爲此還寫了一首「湘月詞」。

吳佩孚兒時雖然頑皮，但却很能自愛自重，父母對他也是歡喜，所以他不會挨過打。最重的一次處罰，是因爲他在外頭玩了一天，實在太疲倦了，忘了洗腳便上牀去睡，結果被他母親發現，把他叫醒過來，端端正正的坐在牀

上，不許躺下。

長到六七歲了，父親教他認字，唸書，然後送進私塾。蓬萊縣學後街地點偏僻，座落在孔廟和考棚的後頭，一排屋子，全是窄門淺戶，湫隘簡陋，安香店自也不能例外。家裡面別說書房，連張書桌子也沒有，吳佩孚愁眉苦臉，拿着父親買來的書本，問他母親說：

「娘，妳讓我上哪兒去唸呢？」

所得到的回答是：

「我給你想法子。」

家裡有一副大石磨，擱在廊簷底下，吳大娘去找到一塊木板，往磨頂上一放，然後雙手抱起了吳佩孚，叫他騎馬式，坐好在磨頸子上，就這樣，書桌也有啦，凳子也得嘞。吳太夫人很滿意的笑笑，把書本攤開在他跟前，說聲：

「孩子，你好好兒的唸罷。」

這一套特製的書桌和椅子，還有一層妙用，那便是小吳佩孚坐上去以後，根本就別想溜；如欲下地，非得大人把他抱下來才成。

過路的街坊鄉鄰，看見吳佩孚騎在石磨上，唧唧唔唔的唸書，吳可成笑容可掬的招徠生意，吳張氏當街坐着，一架紡車一隻小板櫬，一得閑便來紡個不停，於是頷首贊許的說：

「唔，這家人，將來必定發達！」

還沒個發達的影子呢，轉眼間到了光緒十六年（公元一八九〇年），吳佩孚十四歲，吳文孚十一歲，父親害病死了。剩下孤兒寡婦，哭得天昏地黯，日月無光，家中一文積蓄也沒有，吳太夫人又是天生的傲骨，再沒有錢，也不開口求人，祇得草草的營葬。